



# 高雄石化氣爆炸開的難題

●陳奕齊／台灣南社秘書長

就在時序從七月跨入八月的那一夜，高雄市前鎮區與苓雅區發生丙烯外漏氣爆事故，造成過三十人死亡、三百多人輕重傷的悲劇。事故發生後，高雄市民才驚覺，原來在看不見的地底，竟有如此多的石化管線，讓高雄人就宛如躺睡在不定時炸彈上頭。近年高雄市城市外表的氣象更新，其實並沒有更改高雄市被石化業所圍繞的現實，以及長年「重北輕南」的發展歷史所累積的苦難。

面對災難悲劇，習慣性地祈禱祝福，更改不了下一次可能悲劇的降臨；只有如實謙卑地面對災難的各項成因，方能避免重蹈覆轍。

## 「代位求償」與「國賠」途徑的爭拗？

短期的災難搶救之後，便是災區家園的重建工作。但對於災民的賠償途徑，卻出現高雄市政府與國民黨議會的「代位求償 vs. 國賠」的對立。高雄市議會國民黨黨團提出「國賠」路徑，其實是想透由「國賠」方式，證成高雄市政府禍首之責，並以此逼迫陳菊或更高層級的市府官員下台。這儼然是一齣赤裸裸的政治鬥爭與選舉奧步，並置八〇一氣爆災民的最大利益與家園重建的效率於不顧。

高雄市議會的國民黨黨團使出的「國賠」之招，無非是希冀市府承擔禍首之責，如果市府不想扛下氣爆禍首之責，則必須在「國賠」一事上跟災民纏訟，不管如何，對市府都是傷害。因此，高雄市政府主動提出「代位求償」路徑，嘗試由善款先行賠償填補災民損失，再將賠償請求的訴訟權委交市府，向肇事禍首財團李長榮化工進行賠償訴訟。

根據九二一地震崩塌的北市東星大樓尋求「國賠」路徑重建，曠日廢時，讓災民心力交瘁，期間有多少民眾已經往生等不及入住重建完成的家園。因此，效率而言，由政府主動賠償並將災民個別債權讓渡給政府，並由政府向財團進行索賠訴訟的「代位求償」，站在災民利益而言，是最佳之作法，可讓災民專注於家園重建，迅速恢復往昔生活，避免耽溺於悲傷之中。

再者，台灣是高度原子化的社會，在工商繁榮市民忙碌之下，要由災民組成團體對大型財團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或針對政府進行國賠訴訟，都將是「小蝦米對大鯨魚」，

對災民相當吃虧。更何況，平常鮮少共事與聚會的災民，要凝聚內部共識已是相當困難，只消災民內部意見相左，皆可能成為訴訟對手分化與突破的缺口，讓災民官司立於不利之地。因此，市府尋求「代位求償」的主張，其實對災民是最有利的賠償途徑。

事實上，台灣政府制度與政治治理幾近失靈狀態，許多事故、悲劇或災難，都跟失靈的政府制度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再加上，台灣是個高度友善財團的國度，因此，由各種財團或老闆所生事端，民眾幾乎難以追究。例如，1990年代，由於勞委會監察不力，許多工廠老闆惡性關廠脫產，讓勞工領不到退休金或資遣費，後來在前勞委會以「代位求償」之下讓勞工先行償領。然而，馬英九上台之後，不認這筆帳，反口當年是先行貸款名義，向當年勞工索討債務，導致前一陣子的全國關廠失業勞工連線，再度上演臥軌事件。

又如，九二一大地震之後，中部許多集合式住宅倒塌後，發現房屋偷工減料，但原建商早已解散，無法找到責任賠償者。當年「九二一大地震受災戶聯盟」也曾提出「代位求償」概念，希冀政府先行彌補災民因為偷工減料導致房屋倒塌的損失，之後再透過政府力量跟當年的建商追索，但全都被政府回絕，殊為可惜。

事實上，只有集團性的政府力量，才能有辦法對抗集團性的財團力量；因此，此次高雄市府主動提出「代位求償」的災民賠償與家園重建的路徑，可為台灣爾後各種涉及財團肇事的索賠，建立一種全新求償典範，值得肯定。

## 石化業禍根是誰種下？

姑不論，高市議會國民黨團硬要捨「代位求償」就「國賠」，其背後的選舉與政治考量為何，端就「國賠」主張，國民黨議員此舉無異是替肇事財團李長榮化工卸責，甚至是想轉移國人對種下高雄石化歷史禍根的國民黨自身脫罪。事實上，根據社會學教授許甘霖在1993年的研究指出，國民黨政權在1990年代前便利用國家資本掌握石化業上游，並以黨資本結合私人資本壟斷石化業中游。

學者許介麟更提及，在美日因為公害原因停止石化業生產之後，石化業遂成為蔣經國十大建設裡的重要計畫，不只政策扶植，並規定石化工業要有一定比例的官股。當年，黨國不分的國民黨政權，以宛如今日非法的內線交易跟資訊取得，馬上在1971年6月成立第一家控股公司—中央投資公司，並利用民間企業身分參與石化中游產業。

1980年代，石化中游產業除了續享政府政策的保障之外，甚至透過石油化學工業上游的「國營中油公司」的讓利，來補貼黨資本蔓延滲透的石化中游產業。例如，1980年9月的「石化工業產銷平準基金會」，即是拿國家稅金補貼黨資本盤據的石化中游產業。從此，黨資本的石化廠，即成國民黨黨營利潤與收入的主要來源。許介麟在書中舉出以國營中油、黨營中央投資公司跟美商亞美和共同出資成立的「中美和化學公司」為例，

其在1993年是台灣製造業總排名中第二十五名，營收淨額一百三十七億元。因此，學者許甘霖才會以石化產業為田野，提出所謂「黨資本」的概念，而台灣生態運動的旗手級教授陳玉峰也才會痛陳，台灣石化業中游「大多是當時皇親國戚買辦等權勢者所掌控」之主要理據。



(取自花媽市長的臉書)

圖 1、氣爆之後，高雄市民才認真看待思索高雄四周的石化業

若對石化業與國民黨利益共棲的歷史有所認識，則對於二十二年前吳敦義的高雄市長任內，通過讓以中油名義申請輸油管埋置，但私下暗地裡卻將管線轉移給跟國民黨投資有份的福聚公司為石化管線使用，則不禁令人懷疑，這是否是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石化利益共生體，只求逐利自肥，而罔顧高雄市民身家與生命安全的非法之舉呢？

迨至2006年，福聚被李長榮化工併購，連帶管線移轉成李長榮化工的石化管線；時至今日，仍不時有未經證實的說法指出，中油仍在慷納稅人之慨，以低於中油進口價格的合約價，流血賠售丙烯給李長榮化工使用。設若傳言屬實，則國民黨議會黨團，嘗試將肇事禍首從財團李長榮化工轉移至陳菊市府，這若非國民黨「圖利財團」的慣性使然，則令人懷疑是否是想掩蓋石化業與國民黨之間的利益夾纏與共棲的歷史事實呢？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國賠」只是讓國民黨脫罪與政治鬥爭的手法，國民黨「黨賠」或許才更符合真正的歷史正義與公道？！

## 炸開「南北問題」？

氣爆之後，沈寂一段時日的「南北問題」，也再次浮出檯面。事實上，中油或相關石化公司的總公司設立台北，以上繳中央營業稅的方式，貢獻台北統籌分配款的額度比例，導致南部人不斷詬病中油與石化工廠污染留在高雄，但公司稅金提成的好處透由上繳中央的渠道而溢留台北，造成長期南北發展失衡與不公的現象。然而，台灣重北輕南的問題，除了將污染性工業擺置南方，公司營業設處台北的落差之外，此種「北店南廠」的分工格局，也間接帶出幾項問題。

首先，「北店南廠」的分工格局，其實也意味著店面邏輯凌駕工廠產業基地的思維想像；畢竟，「店面邏輯」所主導的思維之下，錯把市場自由流通零阻礙的「市場開放」當成經貿政策，然後把此種偏執的經貿政策，粉飾成台灣經濟發展的救命良方。於是，北邊店面思維所親近主導的經濟發展想像，就如同天龍國店面發展思維一般，只專注並著眼於市場的流通，以及促進流通的自由。這即是馬英九上台後，一直吹噓只要兩岸市場一體化，讓人流、物流、金流與勞務等等在兩岸間自由流通，則台灣經濟將自動扶搖直上的內建思維。

然而，若只有自由流通的市場，而無優質產品可供上市或跟外界比評競爭的話，則自由流通的市場根本多餘與徒勞，甚至會讓外國產品利用自由流通的市場，將本國產品或具備文化意義的產品，全數消滅殆盡。反之，若能著眼於產業與工廠基地，則對「經濟發展」的慣性認識，將從貧乏的市場開放與自由流通的想像中跳脫，重新審視自身優勢，據此提出前瞻性的產業政策，而這剛好是台灣當前最欠缺的。因此「北店南廠」的格局，讓身處北邊的政策制訂者的政策想像，受限於「北店」經驗的格局想像之中。

此外，石化公司的「南廠北店」，也意味著白領工作機會在台北，南部只剩下工廠現場的藍領工作機會。這扭曲了南北人力資源的分配，如同早年，國際學界以「人才流出」（brain drain）抨擊先進北方的國家，如美國，吸納了南方或發展中國家的人才，讓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更加遲緩。台灣的中南部，即是往北部挹注供給大量「人才」，進一步讓南部子弟必須離鄉背井就學與就業。至於，大台北地區，則因為人口成長，不僅房價暴漲，公共建設更永遠追趕不及人口成長所帶來的需求。石化氣爆之後，南北發展失衡的問題，實值進一步深思。

## 石化管線與石化專區？

事實上，石化管線本就不該穿繞過人口密集的住宅與商業區；因此，國民黨議會黨團一直抨擊陳菊市府「看管」不力，聽在高雄市民耳裡，其實荒謬無比。首先，石化管線如果是不定時炸彈，那重點不是監管城市底下的「不定時炸彈」者的把風失利，而是為何高雄市人口密集的住宅與商圈地底下會有「不定時炸彈」呢？因此，高雄市地面下



的管線資訊必須透明化，對於通過城市主要幹道的管線，當斷則斷。

再者，包圍高雄市的石化業該何去何從，則是另一項該被高雄市民思索與探討的問題。事實上，吳敦義擔任高雄市長任內核准中油埋置管線一事被揭露之後，吳敦義即刻丟出「石化專區」，以為搪塞卸責。高雄市小港區的大林蒲「南星計畫區」，早在「高雄港2040計畫」中即是預定的「石化專區」所在之處。因此，吳敦義的「石化專區」之提議，其實只是舊酒新裝的遁詞罷。

儘管如此，「石化專區」的議程，也藉由吳敦義之口，順勢提至檯面。面對「石化專區」之議，首先該討論的是，所謂「石化專區」中的石化業究竟為何呢？此一「石化專區」只是將目前散落於高雄四周的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低階石化工廠集中南星石化專區嗎？若是，這不啻在高雄邊陲地帶重蓋一座「麥寮」式的石化專區罷了，那位於此種「石化專區」旁的高雄市區，難保不會如同麥寮周遭鄉鎮一般，得暴露跟承受著更高比例的罹癌風險嗎？！



(圖取自民視)

圖 2、圖乃大林蒲地區的「南星計畫」，此次由吳敦義再度提出南星石化專區的構想

因此，「石化專區」不能只是把分散高雄四周的石化業集中擺置在專區內，而是台灣整體「石化業」必須從過去高污染、高耗能的方式提升轉進。再者，縱使當前此種耗能大、污染重的石化業提升轉進之後，那也必須尋求與邀請「高雄市民」的共決與認可，不能再跟過去一般，一紙中央下來的政策規定，高雄居民則能無奈接受。此外，石化專區提及的南星石化區座落於大林蒲地區，不論石化專區的未來如何，大林蒲目前即被各種高污工廠與產業圍繞，居住品質難以提升；因此，大林蒲遷村的議題，勢必嚴肅與及早面對。



(基進側翼提供)

圖 3、氣爆之後，許多出身高雄的年輕子弟，舉辦了「愛我高雄，城市零風險」的石化管線行腳活動



(基進側翼提供)

圖 4、「石化管線」穿繞鬧區與住宅區地底，讓高雄市民相當不滿。圖乃「基進側翼」年輕人，沿著高雄市區石化管線所在之處的行腳活動

氣爆災難後，讓高雄受創，但也讓高雄城市有了轉化重生的契機，不單只是所謂某項產業的轉型，而是更為全面的「城市轉型」。畢竟，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的長相、風貌與生活內涵，理當由市民共決與同塑，非過往官方或財團片面恣意決之，此乃民主落實於地方產業、生活風貌與城市地景的表現。氣爆在高雄市區的地表上劃下好幾道難堪與難過的傷口，卻也逼迫高雄人必須正視，我們所期待的「城市家園」，究竟要長成甚麼樣呢？！◆